

第一章

老人死亡的時候，開心的人總是比較多。

在進來養護中心沒多久，陳庭萱就明白這個道理，而做為一名護理師，最好不要過問太多，有些事情就算看到了，也要學會忽略，就像是長照目前的本質，先求有，再求好，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盡善盡美，她想起實習的時候，也被灌輸過很多類似的經驗，畢竟醫療系統就是這樣子，太忙了，根本不把人當人看，每一個人都是機器，情感的部份放一邊，理智的部份放在另外一邊，像是完成既定的作業一般，做好份內事，有過度的情緒反應時，要理解這是自然而然的，但仍然要把它視為短暫的錯覺。

只要粗暴地把自己切開，就可以沉入各種無聲的肺泡裡，即使很多時候都會有一種缺氧窒息的感覺。

那天，從深夜就下著大雨，空氣瀰漫著一股鐵鏽的氣味。

一陣強風揚起的雨滴，擊打在養護中心六樓的玻璃窗上，雨水鏗而不捨地在寒夜裡頭傾盆而下，窗外折射而來的路燈光暈，朦朧地散射交融在大雨中，像是隨時可能熄滅的燭火，整個雨勢大到就像是每天早上機構的長者在洗澡時一樣。過大的水量嘩啦嘩啦地往他們的身上澆去，浴室只有一間，一個老人洗五分鐘，一個小時也就過去了。

在中壢，大雨並不會不常見，反而大多時刻，要去適應這樣的天氣，只不過當年紀到了某一種程度的時候，天氣對於身體的影響，就不僅只是字面上的意思。

你能夠想像「溼」這個字嗎？

年輕人可能不行，但只要上了年紀就一定可以，潮溼會具體反應在肢體，關節，進一步完全烙印在身體上，白話一點講，就是很痛，痛到死的那種感覺。每一個人的老化雖有不同的進程，但那都是無法去閃躲的未來，無論你怎麼樣地延長，終將有一日會面臨到的是告別與離去。

外頭傳來了一陣煩人的貓叫，隨即是狗吠，陳庭萱想起，自己從小到大只有被動物討厭的份。雨水帶有一點腐朽的氣味，從牆外攀爬而來，勁急的風撲打著窗面，雨嘩啦嘩啦地下，聲音從小至大，一陣不安，撲進她的護理師制服裡，緊貼著她的胸口，預示著這不會是太平穩的一天。

陳庭萱跪坐在冰冷且堅硬的木地板上，她焚起線香，氣味一下子就在周圍環繞起來，她有點心不在焉，爸去世的時候她還小，那時才三歲，幾乎沒什麼印象了，但她一向不擅長面對這種離別的場合。

劉招弟的身體就躺在她的身前，陳庭萱再熟悉不過她身體的僵硬程度，如今她不會再大吼大叫了，但身體依舊以一個攤不平的狀態扭曲地躺著，手腳的關節沒辦法完全展平。劉招弟的體型在住民當中算是比較魁武的，在棺材還沒到之前，只能停靈在這裡，狹小的棺材能容納著過胖的身軀嗎？陳庭萱不禁揣想。

她的雙眼緊閉，安靜地沉睡著，和往昔不同，以往她就算是入睡，也不會完全毫無動靜，在巡床時，不時會看到她的腳指頭抽動著，老人身上通常有褥瘡，或是其他久病難癒的創口，會癢，但不可以讓她們去抓傷，於是會用約束手套把她們雙手束縛住，手套上的棉線牢牢地綁在床桿上。

劉招弟的脾氣真的很暴躁。

她不聽勸，固執，這樣的個性特別不喜歡被約束，她總習慣把氣發洩在年輕的護理師身上，為什麼到這裡要被管這麼多呢？只要不合她的意，她就會大聲咆哮，那些話差不多都能背起來了。

「這款的代誌按怎會來發生，無心肝啦！」

「阿嬤！無係按怎啦！」

「無良心啦！我歹命啦，予恁苦毒。」

陳庭萱台語不好，但幾次下來特定的幾句也練的挺溜。

每一次劉招弟都得鬧得讓一樓社工上來關切，雖然是社工的職責就是在做個案輔導，但是中心的社工實在太過於年輕了，每一回上來三樓都是怯生生的，這和陳庭萱對於社工的印象差很大，來到這裡的第一天，她開始明白原來醫療系統的上下限差很大，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也是，越接近北部，越接近都會區，醫療資源越是豐富，而無法所有的事情都和急診間或開刀房來比，在長照中心裡頭，總要有一群人是做最低限度的工作，這問題相當單純，但是大家都做得有一點厭世。

就拿最實際的薪水來說好了，普遍上來說，大家薪水都不是特別好。

信福養護中心的薪水比起她在大醫院的薪水大概短少了要四千，如若不是住家裡，省去租房的開銷，否則是相當不划算的，這種狀況不只在護理師身上發生，同樣也出現在社工師、物理治療師，以及照服員身上，尤其是照服員還有分本籍與外籍，有一回聽見他們在爭執排班時間時，無意中吐露出的薪資，

讓陳庭萱不自覺地不舒服，明明大家做的事情那麼多，為什麼得不到一個合理的薪資呢？

這樣子，長照要怎麼做的起來？

現在的長照無非是靠著一群人死命地撐著，一開始還可以多付出一點點，但漸漸地就被消磨殆盡了，而大家終究也都是要生活，並不是做義工，如果薪水無法讓人有多餘的儲蓄，甚至消費的空間，光是應付生活費就堪堪打平時，就連生活都很難了，要怎麼讓大家去當成一份志業在做呢？

中心的社工師顧巧筠就是這樣子，說老實話，有時候陳庭萱真的不知道她來幹嘛的，但畢竟年紀小，只能多包容，多擔待一點，所以陳庭萱不能像她一樣這麼容易就被嚇跑，儘管是長照中心，但每一天也都是面臨到各種突發狀況的危機，只能夠飆起腎上腺素，全力地做好。

她雖然不喜歡社工總是來個五分鐘，然後滿臉歉意地表示。

「我沒辦法……」

「沒關係，巧筠，我來吧，妳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？看要不要先聯絡家屬。」

「謝謝庭萱姐！那……那我先去忙了囉？」

謝謝是顧巧筠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，她也知道自己能做的有限，因此待人有時客氣到有一種無法接近的距離。

社工在養護中心是個奇妙的存在，介於有跟沒有之間。

如果要更明確地說，就是專業有點無法發揮吧，在長照中心配置四種基本人力中。

照服員最為基本，也最為重要，負責所有的生活大小事，舉凡喂飯、洗澡、換藥、被動運動等。

而護理師則要 Stand By，去因應各種緊急狀況，以及定時的打針抽血鼻胃管。

再來是物理治療師，針對比較能行動，肢體不至於太過僵硬，還有辦法復健的老人家進行復健。

最後是社工，在長照中心第一線得多半是社工員，因為價格比較便宜。只要相關科系畢業就能勝任，社工幾乎什麼都得做，聯繫家屬，定時關懷，制定各種計畫等等，需要她的時候雖然她會出現，但是她的工作同時也得兼任更多行政，以及面對機構評鑑時，處理各種活動的照片與企劃書和成果報告書。

在陳庭萱的印象當中，顧巧筠的時間被行政工作耽擱，每一次在一樓辦公室，總看到她有弄不完政府專案，顧巧筠在面對住民時總是不自覺地流露出

疲憊感，陳庭萱知道顧巧筠已經做得很多，也很努力了，但說真的，這些也沒有辦法在實際照顧住民上面發揮到最大的作用。

年輕的護理師去安撫劉招弟也沒有用，劉招弟會用她所有想到的惡毒，化作言語，一刀一刀用力地劃在護理師的尊嚴上

「恁就是因為細漢欸時準沒讀冊，所以只能做護士。」

「恁的工作也沒有多難，就給我們打針喂藥換尿布。」

劉招弟尤其喜歡針對年輕的護理師，越資淺的越好，把護理師罵哭了之後，劉招弟就會哈哈大笑，陳庭萱總有一種錯覺，似乎護理師哭得越厲害，越是會讓她感到快樂，如果有一個弄哭護理師的比賽，她絕對會是第一名。

所以最後都是讓她來對付劉招弟。

雖然她資淺，但是以年紀來說，她還是院內比較年長的護理師，這種人實在見多了，一開始雖然有一點膽怯，但後來也就習慣直接給軟釘子，不是適當地罵回去，就是快手快腳地把事情做完，趕快換完藥，趕快處理，過去了就過去了，不用再理他，整個中心有那麼多長者，一層只分配了一名到兩名的護理師，要顧三十多床，哪裡來那麼多時間啊？

至於物理治療師，雖然已經有相當豐富的工作經驗了，但是她的好言相勸，也只會被劉招弟視為耳邊風，劉招弟聽到她的話常常輕哼一聲，露出冷笑，任憑誰安撫都沒有用。

最後總要靠照服員使出蠻力用拘束帶將她綁在床上，壓制她的訣竅是要小心她會將眼前所見之物，通通往照服員的方向丟，不管是什麼，密密麻麻的物品像是雨點般朝著照護員身上砸，這倒也不打緊，主要是她大鬧之後的地方，變得一片狼藉，還要去收拾她所弄亂的病房。

劉招弟最聽話的，是負責洗衣服的蘭姨，蘭姨充滿人情事故，不知道是不是蘭姨在機構待得最久的緣故，劉招弟多少會理會蘭姨的話，不過與其說是理會，倒不如說有個跟劉招弟聊得來的人來轉移注意力。

蘭姨是個自帶魔力的人，她好像可以跟身邊的人表面上都處得很好，她的視線時時地打量著中心的一切事物，彷彿可以一語道破每一個人心理深處的隱私，陳庭萱真心沒辦法喜歡蘭姨，但很多時候就是得靠她才能把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解決。

蘭姨也是最常進出佛堂的人，一般來說如果佛堂沒人，那裡就是蘭姨的小世界。

陳庭萱凝視著佛堂蘭姨遺下的枕頭，她小心地拿起，放在一旁，放得離劉招弟遠一點，她按下葫蘆念佛機，從第五首開始放，彷彿像是一場儀式一樣，紀錄了離開的老人，劉招弟是第四個，更之前還有娥鳳、阿嬌……，還有美青。

她心裡頭默唸著老人們的名字，這一些名字最終都會成為社工手上辦理離院的一系列檔案而已，但他們都真實存在過啊，她餵過他們吃飯，甚至幫他們洗過澡、換過藥，插過鼻胃管，甚至鬆動他們的肢體。

一定要有人記住這一切，正因為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忘記，所以才更要牢牢記住。

念佛機中預先錄好的念經聲節奏平穩，恍若低吟的梵唱，平穩地太過於無力，令人昏昏欲睡，陳庭萱想起了其實才進來養護中心三個月啊，但今天已經是第四次走進佛堂了，她不是沒想過會這樣子，但無論經歷幾次，她都沒有辦法輕易地接受。

第四次，在所有的醫療體系中，四都是一個不能被提及的數字。就像是這棟大樓沒有四樓一樣，但醫療領域中，除了四以外，不可以被提到的禁忌還要更多，所以佛堂就自然而然地變成在六樓。

養護中心總共有五層樓半，四是死的諧音，為了避諱，所以養護中心唯獨跳過四樓不計。

一樓是特別的，有兩間 VVIP 房，獨立寢室，浴室有按摩浴缸，住得比陳庭萱都好，住民不是非富即貴，不然就是地方上的政要，照顧他們可是不能怠慢的，但一般來說是處於長期空房的狀態。

二樓的住民有慢性病人，但基本上還可以走路。

三樓的住民走路不太方便，不是坐輪椅，就是拄著拐杖，需要人攙扶或推送。

以五樓為分界，以上的住民多半已經插上了鼻胃管和導尿管，也最常聽到痛苦的呻吟。

而陳庭萱最喜歡的則是六樓。

原因無他，因為六樓最安靜，靜到宛如每一個人都在熟睡一般，聽不到什麼聲音，事情也最少。

六樓上面還有一個頂樓，只有洗衣房跟一個露臺。

劉招弟是三樓的居民，陳庭萱還清楚地記得，她昨天才吵著要新東陽的肉鬆。

一定要新東陽，別的品牌不行，如果別阿嬤先拿到新東陽，那一天就會面臨到災難性的暴怒，幸虧她力氣不大，就算使勁砸，也只是讓她的東西亂了一地。

在養護中心裡頭，只要沒人受傷，那便是小事一樁。

陳庭萱明白自己其實並無力去改變什麼現況，只能一直不斷地恭迎著死亡降臨。

病氣是會傳染的，恐慌和死亡也是，但怎麼預防都沒有用。

既然無法預防，就只能試著去延遲老化的速度，在通往老化的路上，設下一些路障，讓居民們不要那麼快抵達終點，所有人都在往這個目標努力。

線香已經燃去大半，陳庭萱在佛堂裡頭茫然地反芻這幾個小時的遭遇，香的味道會讓陳庭萱想起小時候媽媽常帶她去的義民廟，這個義民廟跟台北的大廟比起來，規模小了不少，雖然在中壢地區是很重要的信仰場所，但是知名度只限於桃園地區，在特殊的節慶時，義民廟會特別熱鬧，像是客家人的節日義民節的時候，會殺豬公。

有時候假日的早上八點一到，她就會被送去義民廟裡面做志工。

好像一切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吧，每一次在廟裡看著線香點燃，一點點香灰掉落在地時，她都會開始偷窺媽媽，媽媽垂著臉，手總是搓得很用力，從爸爸過世以後，她就一直如此，小時候的陳庭萱對於媽媽叫她做什麼，她就沒有疑問地去做，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，她開始質疑做志工的意義，也沒有累積到什麼功德，對於人生有什麼幫助？

每一次媽媽都會要她雙手合十，彷彿越虔誠就會長命百歲，健健康康到老，但是對於十歲的她，健健康康太遠了，她只希望有更多時間可以玩樂。佛堂裡的 53 合 1 的葫蘆念佛機每一天都會輪撥著梵唱佛唄，但也幾乎不會有人想要在這邊久留，養護中心裡頭的居民如此，行政人員和護理人員更是如此。

只有居民在回家前都會在佛堂逗留一段時間。

在養護中心的回家有兩種意思。

一是恢復自理的能力，身體有了好轉。老人家能夠自己行走，自己吃飯，那離開這裡也是遲早的事情，人終究是要回家的。

二是停止老化的狀態，身體不會再繼續損耗下去了，不會再被病痛所苦，屬於他的存在一瞬間永遠停止。

不管哪個，佛堂都是中繼點，養護中心門禁森嚴，出入都要刷卡，如果要長時間離開這裡，那麼一定得經過佛堂，就像是月台一樣。隨著進入佛堂的次數越多，陳庭萱培養了一個很小很小的習慣。她告訴自己，寧可多吃一些，也不要少做什麼，謹慎一點總是比較好。

如果是一般寧靜的深夜住民們會安安靜靜地躺在床上，偶爾會有一絲微弱的呻吟，在深夜的護理站，陳庭萱很害怕聽到呼叫鈴響起，老人身邊都會有一個呼叫鈴，做為緊急使用，但他更害怕聽到的是完全沒有一點聲音的時候。

呼叫鈴沒有響起，但也沒有呼吸聲。

這種情況才是最恐怖的。

陳庭萱回想起整個過程，今天劉招弟離開，就是這種狀況。

沒有一位護理師可以對聲音毫不介懷，如果輕忽了鈴聲，慢了幾秒，很可能就會產生無法承受的後果。

這樣子，豪大雨的夜裡，雨聲會把聲音擾亂，無形中讓陳庭萱更加地焦躁，而她所熟悉的這個城市，一年裡頭，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日子都會下滂沱大雨，尤其是位於坡地上的養護中心，深夜的雨勢漸大，她隱約可以看到天空劈下怵目的閃電，伴隨著悶雷陣陣。

凌晨開始，陳庭萱每隔一個小時，就會不自主地朝住民的房門口窺聽一次，她想確認每一床是不是都還有呼吸的聲音？床是不是有在微微地震動？住民們的鼻鼾聲還有韻律地與空氣共鳴嗎？那是一種有著穩定節奏，但不那麼地規律的聲音，就像是有一點壞掉，但是又說不出來是不是零件壞了的電風扇一樣，嘎吱嘎吱作響，還能夠運轉，大概也還能用很久，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完全停下，永遠沉眠。

那是無法肉眼直視的病灶蔓延導致的壞死。

在這裡的每一個人都有大大小小的病，當然衰老必然就伴隨著疾病，從老到死就像是一條非常漫長的道路。

長路將盡之時，方能解脫。

劉招弟離開時，是毫無預兆的，陳庭萱接近床舖就已經沒有了聲息。

她深有所感，衰老本身比死亡更令人懼怕，尤其是在這裡，即便是再怎麼厭煩，也無法被輕易遺忘。就算是二三樓，有五成以上的老人，都有高血壓、白內障，或糖尿病，其他比如胃潰瘍、心血管疾病、關節炎或風濕病等等更是家常便飯，五六樓就更不用說，在護理站每一名老人的藥袋都是厚厚一疊。

接近三十歲了，陳庭萱也十分害怕，在這樣人力不足和高壓的環境裡，身體真的撐著住嗎？畢竟護理人員工時長，也容易過勞。

這個行業的心血管疾病罹病率其實硬生生要比其他人高出一截。

最不健康的，其實就是這些醫療從業者。

到底會增加多少呢？是百分之十三？還是百分之十四。

不知道，反正很高。

每一天的三餐，她都得三催四請地拐騙阿公阿嬤把藥吞下去。

但他們總是不想要吃藥。

「反正都不會好了，我不要吃啦！」

「阿公，你吃藥未必會變好，但不吃藥就絕對不會好，你是要等死喔！」

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了，人老了就會固執，就會想要自己催眠自己身體依然硬朗，無須靠著藥物支撐，誰會想要每一天靠著輔具，靠著他人照料，靠著吞下一粒粒的藥丸來延長生命呢？

但這就是老化的事實，就好比一台手機你用六年就該淘汰了。

那一具身體用多久該淘汰呢？

中心裡頭的住民好像都覺得不要吃藥，身體就依然年輕，健康如昔，可以不用面對自己逐漸衰老的事實，而事實上藥不吃，淘汰的速度更快，年限大大縮短。

那些不吃藥的老人，最後還是得乖乖地住院回診，旁人為他耗費的心力與金錢更加龐大，一弄不好，甚至會得從二樓直送六樓，也有連樓層都沒得送，一住院，就直接回家的案例。

身體的逐步崩解才是真正欺騙不了人的事實。

這就是生老病死中的「老」，只要待過現場，就會明白有多令人無力，但是除了無力以外，還是得做一點什麼啊，老化本來就是不可逆的，只是人類一直一直想要盡力地去對抗。

如果說重症開刀房是和死神進行拔河。

那麼長照機構就是在和衰老之神進行拉鋸，如果衰老亦有神……

陳庭萱打從心裡頭感受到強烈的疲憊感，每一次阿公阿嬤不肯吃藥就算了，很多甚至不肯吞下肉泥，大多數的長者他們牙齒鬆動，咀嚼咬合不佳，他們吃的東西，只能經過食物調理機打成肉泥，再讓人餵食吞下。

很多老人進食困難，有吞嚥障礙，最後還是只能插鼻胃管。

或者因為不好吃，所以疏於練習進食，導致不會吃了。

然而一旦插上鼻胃管，她就幾乎沒有看過還能取下它的住民。

只要一拔下來，就無法進食了，不能自己吃飯，就只能夠再插回去，被動地被餵食，當有一天連吃飯這個動作都無法自理的時候，那麼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呢？

裝鼻胃管本身其實並不是太難，將塑膠管伸入一邊的鼻孔，進入嘴巴，到達胃部，最後用宜拉膠帶固定住管子插入鼻孔的部分，讓管子不要鬆動，在插入以及餵食的時候，聽到乾嘔聲是常態，就算是很能忍的阿公阿嬤，在插進去的瞬間，臉色還是會微微一沉。

插入鼻胃管之後，原本已經狀況不是很好的住民又被再奪取一些精力，連說話的興致的沒有，有一個東西卡在身體裡，本能抗拒地想要將鼻胃管推出來，但是又被死死地固定著，要出不出，要進不進的兩難狀態當中，就像住民們的人生，在死神的鐮刀下等待著。

為了照顧上的方便，陳庭萱只好嚴厲地叮囑住民，不要去扯管子，不要去扯鼻子上貼膠帶固定的部分，不然又要多受苦，還要將鼻胃管重新裝回去，對護理師來說又是多出來的工作量，面對死都不想要裝鼻胃管的住民，陳庭萱只好拿約束手套將他們的手套起來。

陳庭萱有時候會這麼覺得。

在機構中，老人的慢性病就是日常生活，反覆來往醫院和養護中心，兩地為家的更不在少數，每一天都有很多老人需要回診，於是陳庭萱只能幫他們錯開，早上兩位，下午三位，更多的時間陳庭萱不是照料他們，而是聯繫復康巴士司機，再請照服員帶著老人去回診。

陳庭萱的工作重心有時候就被這些瑣事佔據了大半，她有時候會想自己念護理系的意義何在，學校以及她過去所受的專業訓練是讓她來救人的，但是她的工作常常讓她覺得力不從心，已經脫離了最初她對護理師這個職業的期待以及想像。

慢性病像濃痰一樣生根在他們的氣管和肺臟裡，每一吐氣與呼吸，都能覺察到他們很艱難地在過活。

所以即使睡覺的時候，呼吸的聲音很小，但是陳庭萱相信，只要仔細傾聽，就一定能聽到聲音，剛到這裡的時候，她就有了這個習慣，一開始陳庭萱以為是剛到新環境的時候，每一個新手都會有的緊張和困惑。

可是相比過去她待過得 ICU 病房（急重症病房）的緊湊生活，在養護中心，其實一切的事物應該是可以理直氣壯地放鬆了吧？比如說至少比較自由地擁有自己的時間了，也應該能夠不把自己全部的時間投入在工作裡頭，能夠比較有自己的個性吧？

一開始陳庭萱是這樣以為的。

不過只有陳庭萱自己知道，自己和這個場域還有一點距離感。

是害怕嗎？陳庭萱沒有深入去想過。

即使一切都看起來走在軌道上，每一天無聲地忙碌著，填滿所有空隙，但是實際上她都還是能聽見軌道上迴盪著異音，老人的呼吸聲是很能夠清晰地感受到他們的老化的進程，一步步地更接近盡頭，但每當陳庭萱靜下來聽自己的呼吸時候，卻也能夠聽見很類似的聲音。就好像是插在副廠插座充電的手機，你可以聽到過電時電流的嘶嘶聲，電源燈有時候還會一閃一滅，甚至莫名地停了下來，非要重新調整好角度，才會繼續充電。有一種未知的危機感，擔心它可能哪天會爆炸，又心臟很大地安慰自己不會那麼衰小。

陳庭萱忽然想起，有一次開會的時候，機構的連英傑主任，開玩笑地對所有護理人員說。

「本院的福利在這個地區是首屈一指的。」連主任有所指地打量了每一個人，頓了頓。「以後啊，主任會幫大家在五樓都留一個床位。」

說完還笑了幾聲，好像是在洋洋得意自己說了什麼名言一樣。

在場的所有人聽完以後，場面靜止了幾秒，面面相覷地看著彼此，試圖想用眼神來討論出怎麼樣的反應才是正確的，尷尬的氛圍在空氣當中蔓延，接著阿長也乾笑了幾聲來打破沉默，像是想要緩解局面，其他人也意識了，要是不做點什麼，就沒辦法讓話題繼續推動，便附和著阿長敷衍地笑了幾聲。

先是物理治療師，然後是外籍照服員。

陳庭萱也隨著所有人笑了幾聲，但還是慢了半拍，看著他稀疏的頭頂，上吊的眼睛，額頭的皺紋，手上的金錶，大聲講話時噴出的口水在燈光下的反射變得異常醒目，陳庭萱隨即把目光轉向眼前的紙杯，看著杯子平靜的水面，她努力地扼殺著自己的感覺，融入著連主任口中所說的「大家」。

回想這一句話，陳庭萱一陣惡寒，就好像窗外的雷雨直接兇猛地浸濕她的護理師袍，她覺得連主任才不會去住五樓的，如果她真的要住，她會去住一樓的VVIP病房，或者是請人來家裡看護。

在這裡工作才三個月，時間就好像偷偷帶走自己的一點什麼，慢慢地麻木掉了，她深深感覺到自己的變化，自己好像慢慢地變成了自己陌生的樣子。

——光是要想辦法撐下去，就心力交瘁了。

這是陳庭萱不得不去面對的現況，就像是這場大雨一樣，前路多難，過去即使精神十分緊繃，感到壓力很大，但是在急診時，她從來沒有一刻放棄過，那現在為什麼會那麼疲憊呢？

如果世界如同一堆齒輪嵌合在一起而構成社會網絡，那總要把自己卡到特定的位置，才有可能去調節世界的運轉。理解規則以後，才能夠去利用規則。

但那樣子的自己，好像突然銷聲匿跡了。

那一天也是個大雷雨的天氣。

那一通電話，把她帶離了台北，從此以後，她就沒有再回去過了。

一切的時間好像都靜止下來，養護中心彷彿和外頭的世界擁有著錯位的時差，陳庭萱看著窗外的雨夜，從六樓佛堂望下去，人行道上稀稀落落，清晨開

始，若干行人撐著一把把的傘，每把傘的大小就像枚硬幣一樣大，他們匆匆地往不同的方向前行，才不過幾秒的時間，就消失於陳庭萱的視線中。

陳庭萱心口突然感受到一陣碾壓般的痛楚。

她看著佛堂一旁鏡子裡蓬頭垢面的自己，深沉的黑眼圈，凌亂的頭髮，蒼白的肌膚，明明才二十八歲，鏡子裡照射出來的面孔看起來卻像是三十五歲，值完大夜班之後再接著值日班，一次上十幾個小時的班，剛畢業那會的自己也許可以做到，但是現在已經不行了。

原本這時候是可以準備下班的，但今天的突發狀況，讓她意識到不行。

她愣著原地，看著劉招弟睡著的臉龐，雜亂的白髮披散在被歲月掏空的身體上，掩蓋住部份臉頰上的皺紋，看起來反而沒有那麼蒼老。

像是打破漫長的沉默般，手機鬧鈴響起，七點半。

陳庭萱下意識地滑掉。

她凝視著劉招弟的身體，總有一天，她也會變成和招弟一樣嗎？一樣固執？一樣受到老化的驅使，讓自己變成像是另一個人似的，連自己也忘記要記起自己最原始的樣貌，這種自暴自棄的念頭，毫不掩飾地吸入她的身體深處，接下來的日子會怎麼樣呢？一成不變地重複，雨聲彷彿帶有金屬般的尖嘯，打在窗上，夾在梵唱裡頭格外有一種荒繆感。

陰雨綿綿，她駐足在鏡子前，若無其事地從隨身的包包中找出化妝包，簡單的拿出了粉撲將暗沉的黑眼圈遮住，擦上了淡粉紅色的口紅。其實沒有人去遇到這種事情後，還有心情化妝。只是現在無論如何都至少要抹上一點遮瑕膏，對，無論如何都要。

陳庭萱用遮瑕刷把邊緣暈染開來，反覆打底，然後校色，無論熬夜熬多久，只要這麼做，氣色看起來一時半刻都是好的，就像是戴上一層面具一樣，只要沒有色差，只要把那些過勞產生的瑕疵蓋住，把生活裡頭那一些不如意全數填平，那麼短暫的夜晚也會隨著清晨正式到來而過去。

老人死亡的時候，開心的人總是比較多，可能是覺得鬆了一口氣。

答案很多，每一個人的理由都不同。

畢竟憔悴的模樣可不能讓家屬看到，至少要掩飾住自己的煩躁，但這種躁動像是無底洞一般，怎麼填都填不滿，時間越久，記憶就越鮮明，上妝太久，有時候就很難卸下來了。